



假期快要结束的时候,正在家里整理东西,突然接到一个大学同学电话:“快去咱们班微信群里看看,那里刚刚贴出的一张照片里有你。”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大家的怀旧情结比较重,最近同学微信群里不断贴出一些老照片,引发了同学们的诸多感慨。这次又贴出了与我有关的什么照片呢?我赶紧进入微信群,找到了这张照片。

这是一张摄于曹州牡丹园的合影,上面八个人分两排站立,三个女生在前,五个男生在后,背景是大片的牡丹花丛,八张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脸绽放着灿烂的笑容,一如盛开的牡丹花。对这张照片我再熟悉不过,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大学时,我邀同学来菏泽观赏牡丹,在曹州牡丹园拍摄的许多张照片中的一张。

1988年的4月,正值家乡的牡丹花期,我们同学一行8人来到菏泽。由于牡丹花期短,观赏

## 红日初升 蓄力无穷

□ 焦欣欣

朔冬凛冽的风,从耳边呼啸着走过,昏黄的路灯像一个安静的老者,陪着我丈量回家的路。回家的路可以用步数衡量,而回顾三年来的从教之路,却是有着道不尽的丰收与喜悦。

从教之路,是向阳而生,抬眼看见的不是漫天朝霞簇拥的朝阳,便是湛蓝天空点缀的星辰。每每抬眼,我都被这份美丽所打动,也被这份温暖所浸染。这份温暖就像一座灯塔,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

三尺讲台,演绎春夏秋冬;两袖清风,不谈功名利禄。这就是老师,抬眼是学生,闭眼还是学生,在这座校园里每天都上演着一幕幕暖心的故事。

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榜样,身边的每一件事都是力量。和柴慈老老师同一年进入学校,同为语文老师,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我想要的影子。

庚子年的疫情期间,网上备课,网上授课,我们听到的总能在柴老师对本周授课内容和授课方式的详细分析,看似简单,实则她在背后下了十足的功夫。除了讨论授课事宜外,柴老师时时刻刻都表现出对国家疫情状况的担忧,她焦急的语气,她担忧的样子都让我动容。我们不过是凡人,而她却可以心忧家国,

## 呱嗒板,上卢海

□ 邓宝山

……”那时感觉面条是那么的香!

我不知走了多远的路,只记得早上走时是冻得结咯脚的高低不平的路,回来时托着粘满脚底厚厚的泥鞋……

漆黑的夜晚,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家里,昏黄的灯光下,我看到了篮子里那不到一半多的有黄有黑、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凉馍,也看到了奶奶那疲倦又满带欣慰和窃喜的表情,在卢海却没见到奶奶曲里唱的“花布衫”……

我又冷又累缩进了奶奶用藤罩和火盆铺好的被窝,忽明忽暗的油灯下,纺车的嗡嗡声又响起,伴随着奶奶又哼起的“呱嗒板,上卢海”的曲儿,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……

四十八年后的一天,我作为菏泽市牡丹区的一名人大代表,随同前往李村镇卢海村考察调研新农村建设情况。一路看到的是宽阔平整的乡村水泥公路,川流不息、时而拥堵的农村私家汽车。走进村里,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小洋楼房、干净宽阔的街道、欢快幸福的笑容、歌舞升平的景象……

念着“呱嗒板”,来到了卢海,儿时的记忆再难找寻。“一窝子小孩属兔嘞”是何意?是寄托还是向往?是无奈还是忧伤?今日,奶奶已却不能对我细说端详,我也不能陪她在日光下讲述卢海现在的模样!



她鼓励儿子捐款,参与无偿献血,在疫情稍有好转之后,就每周驱车从菏泽赶往定陶,一家一家地走访,一个一个地谈心,真正做到把每一句话说到学生心里,把每一次家访落实到行动上。

进入初三,有幸加入班主任队伍,作为邻班,柴老师再一次成为我心中的那束光。

每天清晨,当我急匆匆地赶往教室的时候,不管多早,总会看见柴老师稳稳地站在教室的讲台上,或伏案疾书或执卷范读。有时则会走廊上,不管风有多大,天有多寒,总能看见她在一项项分层检查各科作业,在苦口婆心地劝学生好好学习,在耐心地与家长进行交流。

当教学楼的灯光再次亮起,当路上的夜行人匆匆归家,她依然稳坐电脑前。她在繁忙的工作中,全然忘了家里还有一个正迫切需要她关爱、需要她辅导的孩子。

繁忙的工作、遥远的路途,都没有浇灭她身上的热情之火,在她的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激情,一颗呕心沥血为学生、一心一意做教育的初心。

这颗心,像一轮红日,冉冉升起,蓄力无穷!

“呱嗒板,上卢海,卢海一个花布衫,谁做嘞,娘做嘞,一窝子小孩属兔嘞……”

儿时,寒冷的冬夜,我躲进被窝,总是嚷着让奶奶唱曲儿。煤油灯下,奶奶摇着纺车,也总是哼着这样的曲儿哄我入睡,我也总是百听不厌,奶奶也总是不厌其烦,纺车的嗡嗡声伴着带有韵律的曲儿,节奏是那么的和谐,夜是那么的宁静,我又是那么的愉悦和幸福!

我不知道这曲唱的是啥,也不明白曲儿的意思,但在当时老家村里,大人孩子们都会哼唱这曲儿。是夸赞卢海村里的姑娘美吗?还是向往卢海村当时的富足?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没有音乐的童年世界里,只知道好听,也是熬度漫长冬夜的希望和寄托……

直到有一天,奶奶臂弯上挎了个条篮子,里面放了块蓝白相间的花布,扯上我的手给我说,“小嘴,今儿跟着我要好吃去……”

我不明白地问:“奶奶上哪去?”

“上卢海……”奶奶边走边说。

我不知道卢海在哪里,只听过奶奶给我唱的“呱嗒板,上卢海……”带着好奇与憧憬,我和奶奶出了家门……

走了很久很久,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,奶奶挨家挨户叫人,哀求着重复一句话“大嫂子,给点啥吃吧,孩子饿得快不行了……”奶奶边说边摸着我的头,让人家看面黄肌瘦的我……

记得讨要时,有的家叫喊很久没人应声,有的人去屋里拿一个或一块馍,有的人端来一碗稀饭,更多的是无奈地回答“俺也没有”。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家人倒给了一碗面条,奶奶先用嘴感受一下热凉,没舍得喝一口,把饭碗伸到我嘴边说:“杂面条,小饿了,快喝吧

……”那时感觉面条是那么的香!我不知走了多远的路,只记得早上走时是冻得结咯脚的高低不平的路,回来时托着粘满脚底厚厚的泥鞋……

漆黑的夜晚,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家里,昏黄的灯光下,我看到了篮子里那不到一半多的有黄有黑、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凉馍,也看到了奶奶那疲倦又满带欣慰和窃喜的表情,在卢海却没见到奶奶曲里唱的“花布衫”……

我又冷又累缩进了奶奶用藤罩和火盆铺好的被窝,忽明忽暗的油灯下,纺车的嗡嗡声又响起,伴随着奶奶又哼起的“呱嗒板,上卢海”的曲儿,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……

四十八年后的一天,我作为菏泽市牡丹区的一名人大代表,随同前往李村镇卢海村考察调研新农村建设情况。一路看到的是宽阔平整的乡村水泥公路,川流不息、时而拥堵的农村私家汽车。走进村里,看到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小洋楼房、干净宽阔的街道、欢快幸福的笑容、歌舞升平的景象……



# 拈朵微笑的花

□ 王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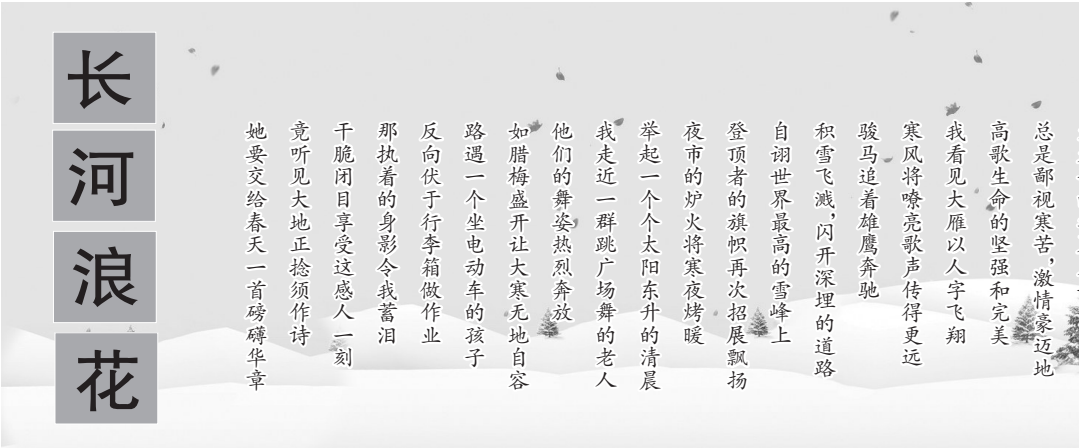
兴致。我们随着如织的游人,在花丛中穿梭,留恋于红牡丹的艳若蒸霞、粉牡丹的妖嫩妩媚,陶醉于紫牡丹的华而不俗、蓝牡丹的素洁淡雅,惊诧于黑牡丹的端庄别致、绿牡丹的别具风韵,更为“葛巾”“玉版”这两位牡丹仙子美丽的传说而感叹。这次牡丹园一游,虽然只有短短半天时间,但给我和同学们都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,当时拍摄的照片我也一直珍藏着。

荏苒冬春谢,寒暑忽流易。二十六年的时光就像静静的流水,在花开花落之间悄然流逝。如今的菏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曹州牡丹园经过多次改建提升,也实现了华丽的转身,不仅规模不断扩大,面积达到1600亩,牡丹种植总量80万株,品种1100多个,基础设施也更加完善配套,园内景点由4个增加到39个,并新建了自动控温、控湿的四季展览温室,“花随人意应时开”不再是梦想,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、品种最多的牡丹种植基地、出口基地和观赏基地,带动了全市牡丹产业化发展,菏泽因此被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“中国牡丹之都”。

最近几年,我每年都接待几批外地朋友并陪同他们游览牡丹园。漫步园中,已经找寻不到昔日的任何痕迹,但心中涌起的依然是那熟悉的温暖和感动,过往的一切宛若在眼前。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,牡丹花依然在春风中以其雍容华贵的姿态傲视群芳,那些可爱的同学们也许已经霜染双鬓,也许皱纹已经悄悄爬上

了额头,但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,是否仍旧保留着那份热情、那份执着?在红尘的喧嚣和繁华之中,是否仍旧默守着那份恬淡、那份洒脱和简单的快乐?

此时,客厅里恰好摆放着两盆牡丹。尽管窗外雪花飘飞,牡丹却开得正艳,散发着浓郁的馨香,与窗外的雪花相映成趣,为节日增添了色彩。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,经过十几天的怒放,这两株牡丹很快就要凋谢,但我们不必为此惋惜。据禅书记载,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上说法,佛祖拈起一朵金婆罗花,仪态安详,却一句话也不说,众人面面相觑,不知其意,唯有迦叶尊者破颜轻一笑,禅因此诞生。佛祖所传其实是一种祥和、宁静、安闲、美妙的心境,这种心境纯净无染、淡然豁达、无欲无贪、无拘无束。花开花落,悲欢离合,本是人生的常态,那些拥有过的,那些逝去的,都是生命中最美的风景,拈一朵微笑的花,生命的芬芳便会在指尖绽放。



## 走进黄河口

□ 李春润

2020年11月的初冬时节,我去东营市拜访恩师贾祥伦先生。当晚老师盛情招待,在畅叙新情旧谊之中,当然少不了令东营市引以为豪的黄河入海的壮阔了,因此我决定次日一定要到黄河口看看,一睹黄河入海的波澜豪放。

翌日,我们从东营市里出发,沿着宽敞平坦的大道,驱车60公里,来到了黄河入海口——山东黄河自然保护区。保护区总面积15.3万公顷,若以亩计算约230万亩,不可谓不宽广辽阔。换乘景区环保电车,便朝黄河入海口驶去。道路两侧茂密的芦苇不堪冷风的吹打,已枝干叶枯,由绿变黄,洁白的天英在野风的吹拂下,摇曳不停。

根据导游的推介,我们依次参观了鸟岛、天然柳林、鸟类科普园、泥滩捉蟹和望远楼等景点。每个景点都有自己的特色。就拿天然柳林来说吧,它是黄河口代表性植物,漫步在800米长的木栈道上,不时会看到鸿雁和灰雁从身边游过。登上观河亭,可观赏滚滚黄河、黄河故道地质遗迹和万亩柳林的壮观景象。

看完路边几个景点,车子大约又奔驰了20多分钟,便到了黄河入海口了。这里矗立着镶刻“黄河入海口”几个红色大字的巨石。眺望海天一体、黄蓝相间的远方,这才领略到啥叫浩瀚、啥叫宽广、啥叫远方,啥叫诗情画意了。登上游船,我们要到深海探个究竟。

游船风驰电掣般飞奔。我的思绪也在不停地旋转,触发了对黄河的遐想。

据最新资料介绍,黄河的发源地找到了,其位于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脉北麓,是从一个只有碗口粗的泉眼中流出,由多条河流汇集,水流慢慢变宽、变急。经过九个省,拐过九道大湾,历经一万多里的艰难跋涉,冲破了群山的阻挡,谢绝了河滩的羁留,最后在东营入海。黄河是中国第二条大河,又被誉为人类的母亲河,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。她以豪放、博大、宽广的性格,孕育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,养育了沿岸数亿人的生命。她还是一条英雄的河流。在抗战时期,著名词作家聂耳的一首《黄河大合唱》,唤醒了多少沉睡的人们,激发了无数国人的抗战热情。他们唱着歌曲走向战场,奋勇杀敌。

当历史进入新时代,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和2020年先后六次视察考察黄河,从上游到下游,足迹遍布青海、甘肃、陕西、山西和河南。2020年6月,在郑州召开了黄河流域专项治理会议,从全局的高度对黄河流域的治理、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。相信,黄河的明天会更加美好。

然而,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,他并不是一条纯粹的益河,在封建社会、半殖民地社会和近代旧社会,由于治理不力,黄河给下游人民曾带来了多次毁灭性的灾难。在1946年以前的几十年中,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,较大的改道有26次。“苟延残喘不得死,四面茫茫皆是水,积尸如山顺流下,孰是爷娘孰妻子”的诗句真实地描写了当时黄河水害的悲惨情景。

“为历史存照,为社会担责。”“千滴汗水一行字,万般辛苦一部书,饮水思源不忘本,点点滴滴总是情。”菏泽市鲁西南传统文化研究院研究员蒋宝府先生油然而生的心声,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其情系桑梓、心系祖国、服务社会、奉献历史的殷殷情怀。

蒋宝府先生是一位人物集传的知名写手。他出身于鲁西南农村一个贫寒家庭。务过农,任过教,曾就读于河南开封黄河水利学校,毕业后相继在菏泽黄河修防段、菏泽市(县级)委统战部、菏泽市测绘研究院等处供职。长期从事文秘、城市规划、测绘、历史文化研究等工作。

自幼酷爱文学,工作之暇舞文弄墨,多有散文、通讯、报告文学等见诸报刊;乃至退休后依然不离不弃,乐此不疲,独辟蹊径,笔耕不辍。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,他俨然把对祖国、对家乡、对事业的满腔深情,一股脑儿全都倾注于为古今曹州人物著说立传,为菏泽发展荟萃英才上,以自强不息的神圣使命感、一丝不苟的责任心和“滴水穿石、积沙成山、蚂蚁啃骨头”的精神,孜孜以求,锲而不舍,先后编辑出版《曹州书画家集传》《曹州名医集传》《曹州巾帼集传》《群星璀璨——曹州知名专家集传》《曹州知名将士集传》《曹州知名留学生集传》等十余本大部头人物集传。同时,参编《菏泽市志(1986—2005)》《菏泽经济开发区丹阳志》《牡丹区二十二中校志》《菏泽经济开发区社区概览》等重要典籍,其社会效益和影响已遍及各行各业各个角落。一个业余写手,竟能如此多产高产,成就卓著,实在令人感到惊喜与震撼!

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,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。为名士立传,并非轻而易举之事。这需要发自内心的原动力,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积淀,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,需要“头拱地”的韧劲和执着的行进。蒋宝府数十年如一日,利用业余时间,在“人物集传”这块园地上精耕细作,收获丰硕,这除了天分之外,主要是后天的辛勤努力。而更为重要的,还是他情系桑梓、崇尚英才的一腔热血。只有挚爱家乡的学者,才能撰写出如此正气浩荡催人奋进的佳作。当我们放眼到其编撰的每一部集传,映入眼帘的,全都是曹州古今各界出类拔萃的人杰精英。其为发展菏泽历史文化的付出,可谓功莫大焉!

人之交往皆因缘,我和宝府有着共同的志趣与爱好。彼此对正义的崇尚,对文学的执着,尤使我们感情甚笃。心灵的相通,思想的契合,更加密切了相互间的联系与交往。于是乎,他出版的每部集传,我总享有先睹为快之特权,故对其成就的了解与佩服也就顺理成章。长此以往,我时不时地总在琢磨着对其奋斗成果及其价值的定位。崇尚务实,不图虚名,淡泊名利,低调做人,这是他的一贯作风。不知你曾否见过,反正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矢志不移,痴心不改,以近乎每两三年一部书,每部一个门类的高速高效,潜心编撰一系列新颖别致、深广精细,引人注目的集传巨著。蒋宝府作为一名集传行当兢兢业业的开拓者,凭其有目共睹的成就,赋予其一项“集传大家”之桂冠,可谓实至名归。然而,当我这样称呼他时,他却陡然惶恐而不肯应允,连称自己微不足道。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中华民族的历史,就是一部各类英才不断涌现不断创造历史的过程。与无数英才人物一样,蒋宝府不正是在以其独特的方式,努力创造着历史的辉煌吗?但愿其在文学创作尤其是撰写集传的征程中,百尺竿头,再登新高峰,再续壮丽篇章!



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70年来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治理黄河,使其安澜无恙,真正成了造福人民群众的有益之河。黄河不但为我们1000万人的菏泽提供着人畜用水,而且还供应着工农业生产用水。

说起黄河,我还与之有一段缘分呢。2001年春节刚过,山东省纪委主办的《明镜月刊》与30个省区纪检监察期刊联合开展“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”征文活动,我写了一篇《小村作证》散文,以牡丹区黄河滩区王盛屯村庄变迁为见证,记录了新旧社会水灾面前不同的情景,同时以1996年大水过后,国家在堤外为其建设新村,搬出堤内,告别水患的事实,讴歌了党和政府治理黄河的丰功伟业。文章获得了征文“一等奖”,并且是山东省唯一的一个“一等奖”。

游船划过的波涛在身边哗哗作响,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极目远望,黄河入海口好

## 情系桑梓 荟萃英才

□ 张芳华

似一把扇面,涵涌的水头,从这里跌出,一头扎进大海的怀抱,在大海里随即失去了他咆哮、汹涌和桀骜不驯的性格,而变得温顺、柔美、平和。若不是被他染黄的海水,还真看不出这是黄河的归宿呢。这时才真切领悟到大诗人李白“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现实涵义。不一会儿,游船开到了黄蓝分界线,这好像是天然的划分,黄河水只流淌到这里,就无力再向前推进了。此处距入海口有一个多小时的行程,若按照游船每小时30海里的速度计算,也有近百里的路途了。在这浩瀚的大海里,黄河每年要将携带16亿吨的泥沙沉入海底,可造地30000余亩,这是黄河赐给东营市的巨大财富。

离开黄河口,脑海里还不停地浮现着黄河入海的奇观和壮举,心中不时升腾着对母亲河的敬仰和热爱,衷心地期望着她给中华民族带来更多的福祉。

请本版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